



一九七八年，電影顯然比電視更有趣。同荷里活一樣，香港的電影工作者已找到方法把觀眾從電視機前面拉回戲院去。以前桃麗絲黛洛寇遜的愛情或黃曼梨白燕的婆媳已不再有吸引力，被電視的肥皂劇搶盡鏡頭，那電影只能拍一些電視上看不到的東西，才能免於滅亡。

當然，你會立即想起性與暴力來，對這是電影的最後兩道板斧。但這幾年來荷里活電影的復甦，還不是單靠這些，而是技巧主義的勝利，香港亦然。荷里活把以前一些類型電影用新的技術拍攝，得到極大的成功，災難片如「大白鯊」、「冲天大火災」，黑社會械鬥片如「教父」，科幻片如「星球大戰」和「第三類接觸」，（例外的是「油脂」和「週末狂熱」却是靠新偶像。）還有將上映的「超人」、「閃電俠哥頓」等等。沒有荷里活的科技和拍攝條件，這些電影根本無法面世。據報導，拍「第三類接觸」時，聯美竟設了一個實驗室，聘請一些科學家來做研究搞特殊的聲光效果，簡直如科學實驗。這種製作條件，除荷里活外，真是上穹碧落下黃泉都未必找到。

香港當然沒有這樣先進的科技，但本地的導演很懂得如何去討好觀眾。如果說這十年來香港電影有什麼成就，那就是新進的電影工作者創造了不少別具風格的類型電影，至少不用再抄襲荷里活的潮流，不必在歌舞片流行時找上梅次來拍歌舞片，邦片當道又迫陳寶珠去扮女殺手，或者抄襲台灣的傷感文藝。許冠文，吳耀漢的喜劇，洪金寶和袁和平吳思遠的諧趣功夫片，劉家良陳觀泰的武術片，楚原（或者徐克）的武俠片，梁普智的動作片，何藩、呂奇的色情片，都是地道的香港產品。他們電影中的趣味往往只

有香港或東南亞的廣東觀眾才能領略到，其他地區的華人是幾難體會得著的。他們的電影不斷成功，使那些濃厚買辦心態的外省佬如李翰祥、張徹、羅維都漸漸失去光芒了。將來，還有嚴浩、許鞍華、譚家明——還有一——當然，他們的電影可能都只是商品，只是垃圾，事實上，本地的電影工作者是很 SHAMELESS 地標榜自己的商業性的，你每次看許冠文或洪金寶，你可以和他們鬥智，想想下一場會有什麼可以令你捧腹。他們的電影從來就不願意念或結構的完整性，只考慮有那些因素或場面會「殺食」，怎樣把這些「殺食」的場面「食到盡」，因此，許冠文會去計算 GAG 的出現頻率。一切都出諸做作，設計，目的就是引誘你拿出七銀來。不過，客觀來說，他們有些技巧的確有一定的成就。如果你拿最近 BLAKE EDWARDS 的「烏龍幫辦」片和許冠文的「半斤八兩」比較，你就明白點解抵許冠文發達。如果你將「醉拳」與意大利「老虎」片集比較，你必須承認，武術片實在是可以名留影史的類型電影。

類型電影當然不脫其淺薄及商業性，但其形式仍不乏潛力。香港喜劇是改良的「GAG SHOW 化」了的喜劇，接近法國五優和荷里活默片的動作傳統，在技巧上，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，那一天可以開花結果，誰都不知道。靠人情味、靠結構、靠 VERBAL PUN 食糊的趣劇一直不能在香港生根，所以能否誕出一個比利懷德，活地阿倫或者 PIETRO GERMI，我是頗悲觀的。功夫片植根於中國豐富的武術和雜技傳統，在花式設計方面，（理論上）可以層出不窮，另一方面這些電影對「俠」「義」，師徒間的 PATERNALISM 等等封建意識價值

，都必然涉及，這些意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，故潛質優厚，只欠一位點石成金的掌舵人而矣。黑社會爛仔邪牌片，已花開到萎謝的時候，況且「教父」珠玉在前，無謂奢望了。

☆☆☆

最後必然要數到色情片，這方面我只願拿呂奇來做個代表，因為他實在比李翰祥或與何藩少一份扭扭，又比陸邦王風的猥褻低格多一份自覺。不過，肯注意呂奇的人畢竟不多。雖然自命為影評界活著的人版吳會告訴我：「呂奇基本上是反電影的。」（你會唔會諗起高達呢？）羅卡也半嚴肅的說過：「呂奇在姿勢上是不自覺地接近柏索里尼的。」可是，號外的陳冠中聽到我說要寫呂奇只報以招牌的笑容，而繼續去談牟敦沛，一山的張嘉龍則幾乎响我以老拳。

色情電影當然以「蜜桃成熟時」和「艾曼妞」為精品，香港拍色情電影根本就先天不足，色情電影的女主角永遠使人想到邪牌撈女，而不是 NEXT DOOR GIRL，再說，香港的 POST-PLAYBOY GENERATION 的倚夢情人是玲瓏浮突的金髮女郎，而不會是陳維英或者丹娜，再加上攝影技術差勁，使色情電影難登大雅之堂。呂奇的專用女郎「艾蒂」，算是無可選擇中的選擇，事實上艾蒂算是比較不像邪牌的女肉彈了。

呂奇本身亦是極富象徵性的，不要忘記，當年他是陳寶珠時代的一表人材的純情小生，那時候是多少少女們的白馬王子，在早年的電影中如「丹麥嬌娃」、「飛男飛女」中，呂奇還會在自己的電影中亮亮相，講番一兩個 GAG（通常呂奇的電影一定有一個 GAG），金禾時代的呂奇是與以前的呂奇



形象極不相容的，所以每當呂奇出來講「耶穌」時，總會引起觀眾一陣揶揄的笑聲。兩個呂奇的形象，代表了什麼呢？

作為色情電影，少不免有裸露和性愛場面，但呂奇在處理的時期仍不失其自覺。他不像李翰祥那般喜歡賣弄中年女人的風騷，也不會強調女人的淫蕩，或像何藩一般把裸露場面設計成人體攝影。他明白這是色情，但他不肯把女人拍得低賤，事實上，呂奇可能是眾多色情導演中較尊重女性的一個。他喜歡拍初嚐禁果的少女，而且在拍時顯得特別用心，他通常會分別到艾蒂和眾閨角的分別，把艾蒂的脫衣場面處理得與別的脫星不同。他的男角永遠是醜人（與所有色情的大男人主義極端相反）粗暴的，或心存歪心的慾海騙徒，恃靚行兇的韋弘永遠沒有好結果。呂奇總是安排一場眾女人痛打欺騙了她們肉體和感情的男人，並且樂此一疲。「夠格女郎」一片甚至打夠三分鐘，給女人們作一個發洩。如果你留心，你發覺呂奇是極有計算的色情導演，他的女人永不外借，艾蒂在第一部片只是衣着大胆一點，第二部片脫到只留下乳罩底褲，第三部片給你看看她的乳房，之後就是全相，當然，到「夠格女郎」，呂奇把他的一個女人（艾蒂、凌黛）都包得實實，讓其他茄喱啡去脫。他明白多脫無益的道理，甚至我們可以設想，他試圖給他手下的女星一個「從良」的機會，讓她們不脫一次（當然，「夠格女郎」是失敗了。）所以我說，呂奇知道自己是SELL色情，但不為此而高興，也不因而歌頌色情，他還是欣賞乾淨的性，他的色情永遠只能是SOFT-CORE的色情。

吳昊說呂奇的電影是反電影的，意思是呂奇的電影是極JUMPY的，只有場面，沒

有結構的甚至是違反電影文化的。據悉，呂奇也是極不需要劇本的，一想起要拍某一個場面，就拉大隊去拍，所以場與場之間極不連接，每一場是即興的，不過間中會有一兩個有趣的場面，譬如他曾在「財子、名花、星媽」中痛罵過時下的導演和色情片，似乎呂奇都敢於自嘲。呂奇的電影有許多GAG是極接近柏索里尼底風格的。例如他曾寫一個騙子帶一盒西餅去探女仔的父母，怎知被父母趕出來，大怒之餘順手把西餅擲在門口垃圾桶內，但旋即感到肚餓，忙從垃圾桶中翻出西餅大嚼。無疑，你會說呂奇的趣味極為低俗，但每每在午夜場，却引來陣陣笑聲。事實上，午夜場觀眾與呂奇的INTER-ACTION是極PERSONAL的，我還記得我在民樂看「夠格女郎」散場時，就聽到以下的說話：「車！呂奇養到自己D女肥肥白白，又唔俾我哋睇，算點嘢？」

呂奇是毫不社會的，他的電影永遠把有錢的父母醜化，代溝可以解釋和合理化所有不正常的少年犯罪行為。但對貧窮家庭的父母他有極端的尊重，如「財子、名花、星媽」的陳維英與母親的一段，就拍得頗中規中矩。

總的來說，呂奇的電影是極矛盾的。你可以看到呂奇的掙扎，他的電影有許多片段使你想起以前的粵語片時代的呂奇，他畢竟是那個傳統的產物，而且呂奇並不藐視這傳統。在這個商品化的影圈，他必須抓著色情電影這個類型才能繼續生存，於是他盡可能依著類型拍他的垃圾，若然你在其中拾到一片可吃的骨頭，那只能算是意外。不過，「夠格女郎」可能已為呂奇敲起喪鐘了。